

墨西哥短篇小說集

墨西哥中短篇小说集

桑苑 奚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墨西哥中短篇小说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172,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9\frac{1}{8}$ 插 页 2

1980 年 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0 年 1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10,000

书 号 10019·2900

定 价 0.58 元

前 言

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墨西哥文学占有光辉的篇章。早在公元前十世纪之后，墨西哥的古代印第安民族就有了发达的文化，到十六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踏上这块土地时，灿烂的阿兹台克文化已经达到了印第安文化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所形成的殖民地后期的拉丁美洲新文化运动中，墨西哥的作家和诗人们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其中有被誉为闪耀在十七世纪黑暗的新西班牙上空的美丽新星，殖民地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和诗人索尔·胡安娜·依内斯·德拉克鲁斯，写出拉丁美洲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癞皮鹦鹉》，博得拉丁美洲第一位小说作家美名的何塞·霍阿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打开现代主义诗歌大门的诗人玛努埃尔·古蒂埃雷斯·纳赫拉和萨尔瓦多尔·迪亚斯·米隆，当代墨西哥诗歌的先驱拉蒙·洛佩斯·凡拉尔德，为欧洲文学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阿尔丰索·雷叶斯；还有马里亚·诺·阿苏埃拉，胡安·鲁尔弗，何塞·瓦斯贡塞洛斯，阿古斯丁·亚涅斯，卡洛斯·富恩特斯等优秀作家，他们不但是墨西哥的骄傲，而且他们的作品和创作活动深刻地影响了

整个拉丁美洲文学的各种流派及其发展方向，其中有一些，可以当之无愧地享有他们应得的世界声誉。

这本集子收集了十五个中、短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墨西哥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马里亚诺·阿苏埃拉的中篇小说《马德罗分子安德烈斯·佩雷斯》，写于墨西哥 1910 年革命开始后的次年。记者安德烈斯·佩雷斯为革命浪潮所胁裹，“被迫”成了红极一时的革命人物。作者通过对他这段历史的描述，及时地表达了对当时革命运动中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状况的担心，对某些农民的落后思想的批评，进而提出这次革命将会对墨西哥带来什么变化的疑问。他的其它两个短篇小说《为什么胡安·巴勃罗最后哭了》和《上校的怀念》，都是描写革命后的墨西哥社会，前者是写革命果实如何被资产阶级夺去，有功之臣如何惨遭残害的事实，后者写革命中的一位上校战后成了贩卖牲口的富翁，但却不无惆怅地回忆那些可以随便打骂农民的“快乐”日子，表现了作者同情农民又恼恨他们不觉悟的心情。另一个中篇小说《土地》，是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富恩特斯的名著之一，主要描绘墨西哥民主革命中的传奇式英雄、农民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形象。这篇小说为了解墨西哥的 1910 年革命和当时农村庄园的风土人情提供了丰富的形象材料。胡安·鲁尔弗的《平原上的火焰》，选自他的同名短篇小说集。作品中的彼得罗·萨莫拉与其说是一位农民起义军首领，还不如说是一名土匪，但他的部下却甘心情愿地跟着他东奔西窜，认为他是一个

好人，因为他照顾他们、保护他们。鲁尔弗用词简练而生动，他作品的主题都是暴力、复仇、凶杀和其他流血事件。以上这几篇都取材于墨西哥的 1910 年革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北上的道路》描写一个墨西哥青年农民为生活所迫企图偷渡到美国去当苦工，差点送了命的故事。《被枪杀的人》是一篇哲理小说，表现了作者对待人生的态度。《扳道工》是一篇表现主义作品，作者把真实的东西，通过人物心理的想象活动掺到非真实中去，一会儿从理性跳到荒谬，一会儿又从荒谬回到理性，使作品充满了神秘莫测的魔幻般的色彩，同时又处处透出辛辣的讽刺。《总督阁下的骡子》、《丢失的母驴》和《墨西哥战俘》三篇都各有一定的特色，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暴风雨中的人们》描述了农村中人们看重牲口有时甚至胜过人的本身，表现了农民的纯朴品质。其他《遗嘱》、《路旁的果皮》和《偏爱》等三篇，写的都是城市里的生活景象，在构思和描写手法上各有引人入胜之处。

墨西哥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过去我国读者熟悉的比较少，由于选择材料上的限制，这本集子介绍的作品远远未能完全代表墨西哥文学的概貌。我们希望随着今后中国人民和墨西哥人民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增加，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拉丁美洲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

译者 一九七九年三月

目 次

前 言	1
维森特·里瓦·帕拉西奥：	
总督阁下的骡子	1
丢失的母驴	7
胡安·德迪奥斯·佩萨：	
墨西哥战俘	16
拉法埃尔·德尔加多：	
遗嘱	24
马利亚诺·阿苏埃拉：	
为什么胡安·巴勃罗最后哭了	34
上校的怀念	43
马德罗分子安德列斯·佩雷斯	48
何塞·瓦斯贡塞洛斯：	
被枪杀的人	108
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富恩特斯：	
土地	116
豪尔赫·费雷蒂斯：	
暴风雨中的人们	224

弗朗西斯科·罗哈斯·贡萨莱斯：	
路旁的果皮.....	234
何塞·雷布埃尔塔斯：	
偏爱	239
胡安·何塞·阿雷奥拉：	
扳道工	245
胡安·鲁尔弗：	
北上的道路.....	254
平原上的火焰.....	263
作者简介	281

总督阁下的骡子

维森特·里瓦·帕拉西奥

可以断言，在新西班牙^①辽阔的疆土上，没有哪对骡子能与为总督大人阁下拉车的那对相比。虽然说，由于当时墨西哥的征服者们养骡成风，喜欢用它来作坐骑，以至西班牙的君主担心这种癖好会引得大家废弃马匹的饲养和军事训练，因而曾经下令各名门显要必需自备马匹，以应付战事。但是，总督的骡子还是使所有的富人看了眼红，使整个殖民地首府的养骡人望尘莫及。

它们身躯高大，胸脯宽厚，犹如最健壮的牡马；四条细长而敏捷的腿，犹似驯鹿；瘦削的头颅，不停地转动的双耳，以及一对鹿那样的黑眼睛。它们的毛片呈栗色，略带金色的光泽；跑起来那么轻快，连疾驰的骏马也难跟上。

除此之外，这对骡子还既高贵而又驯良。按照总督阁下车夫的说法，如果不是用两根蜘蛛网上的丝，那么至少只要用两根细丝带，就完全可以驾驭。

总督每天拂晓起床，在府邸的台阶上等候车子，然后不

^① 即殖民地时期的墨西哥。

慌不忙地走下来，得意洋洋地欣赏一下他这对无与伦比的牲口，上了车，虔诚地划一个十字，骡子就撒开蹄子跑起来，使得路上的不多几块石头都迸出了火花。

在城郊周游一圈之后，八点不到一些，总督就在大教堂前面停了下来。当时那里正在大兴土木，进行修建。

工程进展得很快，有许多工匠班头在那里干活。这些班头一般按种族组成：有西班牙人的，有印第安人的，有印欧混血种人的，有黑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冲突。不幸的是，在不同种族的工匠之间，这种冲突还是经常发生。

在这些班头中间，有两个班以干活迅速而且地道，显得突出，因此两者都承担了最细致的活儿。奇怪的是，其中的一个班是由西班牙人组成，另一个却由印第安人组成。

西班牙人班的工头是一个四十上下的壮实的阿斯图里亚斯人，名叫彼得罗·诺列加。他是在那个时代的移民中所能见到的脾气最坏而心肠最好的人。

路易斯·德里维拉是印第安人班的带班工头。虽说他是第一代的混血儿，但他的面貌却更象印第安人而不象西班牙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卡斯蒂利亚语和纳瓦特尔语或者叫做墨西哥语。

路易斯·德里维拉也没有天使般的好脾气；他容易激动，喜欢吵架，因此不止一次跟巡警打过交道。

不巧得很，这两个班不得不紧挨在一起干活。当彼得罗·诺列加对他手下的人发火——他每天总得发几次——

的时候，就用雷鸣般的声音叫喊：

“这么笨的西班牙人！简直跟印第安人一样！”

这边话音刚落，那边里维拉不管有事没事，也对着他的手下人大嚷：

“这么傻的印第安人！简直跟西班牙人一样！”

很自然，这样下去势必带来不幸的结局。工程的负责者们也没有注意到应该把他们分开。既然这种谩骂经常发生，有一天下午，诺列加和里维拉竟然不仅动了手，而且动起家伙来，因为他们两个都早就准备干一仗了。结果是混血儿吃了亏，被一刀刺中要害死了。

于是变成了一场混战，必须出动法官，调来总督府的军队，才能把它平息。

人们把打架的人驱散，抬起了路易斯·德里维拉的尸体，捆绑了阿斯图利亚斯人，由巡警押着，朝城里的监狱走去。

由于总督大人极为恼怒，又由于法院里的先生们想杀一儆百，同时又想讨好总督，况且已经有过这样的敕令：凡是西班牙人犯了伤害当地土生百姓的罪，一律从严惩办，所以不出半个月，案子就已了结，诺列加被判处绞刑。

显贵们争取赦免的一切努力，均告无效；总督夫人的温情，太太们的请愿，主教大人的影响，也都没有用。总督大人抱定宗旨，一概加以拒绝，理由是：需要做出一个异乎寻常的令人注意的榜样。

诺列加一家只剩下了他的女人和一个十八岁的漂亮姑娘。她们愁容满面，一天到晚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求告希律又求告彼拉多”^①，在总督府邸的台阶下面消磨了许多钟头，总想用眼泪去泡软总督大人的铁石心肠。

有好多次，她们守候在总督将要乘坐的车子旁边，向总督的车夫，一个还没有成家的安达露西亚青年，诉说她们的遭遇，因为不幸的事情总是要诉说的。

理所当然，母亲的眼泪和女儿的乌黑眼珠，同样都使这个年轻的安达露西亚人大为感动。可是他却不敢对总督开口；他明白，那么多大人物都没有能够办到的事情，他连想都不应该去想。

然而，已经到了行刑那天的前夕，他却还既自信又忧伤地对她们说：“上帝还会做出奇迹来的！上帝还会做出奇迹来的！”

可怜的女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那些极度不幸的人们，即使不相信奇迹，也总是在梦想着意外的。

行刑的那个可怕的早晨终于来到。诺列加胸前披着神圣的法衣，蒙着双眼，扶着正在声嘶力竭地为他临死前一刻祈祷的神甫们的手臂，走出监狱，使旁观者也不禁感到畏惧。一大群人，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缓步走着；每走到一个街角，开道人就高声叫喊：

“这就是杀害路易斯·德里维拉的凶手，现在把他依法

① 希律、彼拉多，《圣经》故事中杀害耶稣的罗马王和罗马总督；这里的意思是：无用的求告。

制裁，判处绞刑。这是他罪有应得！”

那天早晨，总督心事满腹地上了车子，没有象往常那样停住了欣赏他的那对骡子。也许他还在犹豫不决：这到底算是强硬的措施还是残忍的行为。

车夫早就知道该往哪里走，就轻轻地抖了抖缰绳，那对骡子就开始跑起来。将近有一刻钟的时间，总督靠在车子的角落里一动也不动，陷入了沉思。但是，他突然感到车身猛地一震，车子前进的速度明显地加快了。起初他没有介意，可是车速却越来越快。

总督把头伸出车窗，问车夫：

“怎么回事？”

“大人，牲口受惊了，不听使唤。”

车子穿过大街小巷，越过广场，拐过街角，一点儿也没有撞到墙上，然而看起来却似乎没有一定的目标，正在乱跑。

总督是个有胆量的人，决定看看到底怎么个结局，就只是小心地往车子的一个角落里挪了挪身子，闭上了眼睛。

突然，这对骡子停住了脚步。总督又把头伸到窗外，只见四周围着一大群人，有男有女，还有孩子，都在高兴地叫嚷着：

“赦免了！赦免了！”

原来，总督的车子和带着诺列加到刑场去的人们碰头了。根据当时的法律，如果王上在宗主国，或者总督在殖民

地，碰到了押赴刑场的犯人，犯人就可以得到赦免。因此，诺列加由于这样幸运的奇遇，得到了赦免。

总督也不无高兴地回到自己的府邸，因为他救了一个人的生命，而且并没有影响他的权威。

人们把诺列加又带回监狱。大家都把这一切归因于瓜达卢佩圣母的奇迹；诺列加一家是这位圣母的虔诚信徒。

至于那位车夫是不是也相信在这紧要关头出现的奇迹，人们不得而知，尽管他自己说是相信的；但是大家能够知道的是，三个月以后，他同诺列加的女儿结了婚，而且总督阁下还送了一份厚礼。

传说中还说，这个事件使得王上又下了一道敕令，命令在执法行刑之日，总督不得离开府邸外出。

请看，骡子的本领有多大！

丢失的母驴

维森特·里瓦·帕拉西奥

“你还记得金廷吗？”

“当然记得罗！是那个叫金廷·瓜尔达雷洛的小伙子吗？他不是卡莉丝塔大婶的侄子吗？他到古巴去了，听说现在很有钱，是吗？”

“对，就是他。现在该有四十岁了吧？他的确很有钱。明天就要到这儿来了。”

“上这儿来？”

“是呀，到镇上来。来办婚事。你猜猜看，他想跟谁结婚？”

“磨坊主堂鲁福的女儿，格雷戈里亚？”

“不对。”

“那么是布里希达，印第安人的女儿。”

“也不对。”

“那就是法官的妹妹了？”

“更不对了！从没有听到有人提起过她。你该认输了吧？你永远也猜不着的。现在我就讲给你听，你可别吃惊：塞拉菲娜！”

“哪一个塞拉菲娜?”

“瞧你! 就是给我们帮佣的女孩子塞拉菲娜;她是金廷的外甥女。”

“天哪! 她还不满十五岁,还是个黄毛丫头呢!”

“不管怎么样,明天就是塞拉菲娜小姐了;因为金廷就要送她去上学,两年以后跟她结婚。你现在的这个黄毛丫头或许就成为全省最有钱的阔太太了。”

“说不定是谣传吧?”

“不。就是今天下午,堂费利克斯把一切都给我讲了。他是专门来向我打听塞拉菲娜的。他硬是嘱咐我,让你我两人给她准备一下,把这好运道告诉她。明天一早,让她尽可能穿得体面些,讨金廷的喜欢。”

“瞧你说的,还交什么好运道呐! 今天下午她没给母牛割草,给我骂得够呛,还给了她两个耳光哩!”

“那算什么! 设法使她高兴就是了。不等夜里吃完晚饭,你就别告诉她舅舅的事;要不,她就没心思干活了。车站来的车子已经到了,我到邮局去看看有没有马德里来的信,一会儿就回来吃晚饭。”

圣地亚哥大叔拄了根粗木棍,上大路走了。这时候,埃莱娜大婶却还在嘀嘀咕咕,喃喃地说着:

“世道真是变了! 这种事谁能想得到!”

夜晚的阴影很快地浓重起来。村舍的轮廓以及各种的颜色渐渐地淹没在黑暗之中。远处的窗户里闪烁起点点的

灯光，象一只黑公鸡的红色眼睛。

圣地亚哥大叔的屋里一片寂静。鸡棚里，有几只母鸡蹲在栖架上，另外几只蹲在食槽的边沿。它们抖松了羽毛，一只挨一只地蜷缩在一起，发出微弱的咕咕声，象是在报告平安无事。

树上，麻雀在睡前的喧闹交谈已经渐渐停息，就象水沸时有节奏的响声。它们有一些还在寻找最好的枝桠来睡觉，而另一些则已经把脑袋伸进翅膀准备过一个安静的夜晚。

畜栏里，乳牛慢条斯理地在反刍。母猪伸直四肢，懒洋洋地睡着了，只是间歇地发出一些轻微的哼声，那是有只小猪过份使劲地在吮奶。

只有白鹅仍旧站立着。它们生性多疑，现在正在小心翼翼地不快不慢地踱着步，这边看看，那边望望，发出一种嘲弄的笑声，仿佛在说：“啊哈，谁也骗不了我们！”

远处，一切都被黑暗所吞没，只听见一辆大车吱吱嘎嘎地在响，装着草，从地里回来，还有一群正在进圈的牛的单调铃声。

偶尔，有一辆马车响着一串铃铛在大路上疾驶而过；但是比它还高半音的，则是草丛里蟋蟀的鸣声。

但是，正如那些描写一个节日的人有时候说的，在这幅图画里，“赫内罗莎”不在，看起来就更加显眼。赫内罗莎是东家的一头母驴。

塞拉菲娜出去关上了那扇通向田野的大门，查看了所